

海南百年文化背影

他的一生,写满传奇。
他在国内鲜为人知,在国际上却享有盛誉。
他只接受过高小教育,却凭兴趣和毅力自学成材,成为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和植物学家,被誉为“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第一人”。
他年青时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,年逾七旬时毅然携妻带子重回祖国,将自己数十年在东南亚历经艰辛搜集的 2000 余件国宝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。
他一生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,至今仍为后人景仰与称道。



物,故宫「景仁榜」上列着他的名字。
韩槐準曾先后五次向故宫博物院捐赠文

韩槐準：古外销瓷研究第一人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高 虹

北京。故宫博物院。
跨入清康熙帝出生的景仁宫正殿,醒目的“景仁榜”三个大字迎面高悬。花梨木镶嵌的赤色巨型屏风上,按捐赠年代镌刻着数百位文物捐赠者姓名:张伯驹、张大千、郑振铎、沈从文、韩槐準……
韩槐準,海南文昌人。1957 年、1958 年、1959 年、1963 年、1965 年,韩槐準前后 5 次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了 2000 余件宋、元、明、清代瓷器,其中明代外销瓷器为国内所罕见,弥足珍贵。这些瓷器都是他旅居新加坡 47 年间,四处奔走,变卖家产,在东南亚一带历经艰辛收集而得。
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“景仁榜”前言所写:“他们捐出的不仅是一器一物,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仁心义举,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。”韩槐準一生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,至今仍为后人景仰与称道。

下南洋只为稻粱谋

从文昌昌洒往镇西走,穿过一片片茂密傲立的椰林,很快就来到了宁静的凤鸣村。再过一天就是端午,在村口远远就闻到了淡淡的粽叶香。韩槐準留在海南的外孙蔡亲雄兄妹也赶回来,打开故居尘封已久的大门,细细清扫着一地的浮沙和落叶。
明代时,凤鸣村曾出过一位在河南为官的韩木山,从此村里兴盛诗书之风。至今,凤鸣村木山公纪念堂里仍留下其被贬返乡时的诗作,“脱下乌纱着幅巾,一官今作太平民。”
1892 年,韩槐準出生于凤鸣村,在家中排行老三。14 岁时,他进入当地的宝数学堂读书,17 岁时升入蔚文学堂。由于家境贫困,他 21 岁时毕业后便辍学谋生。“虽然只拥有相当于高小学历程度,但韩槐準自小就有奇志,生就一股闯劲,有不少可传的事迹。”曾主编《韩槐準文存》的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说。
最初,韩槐準与乡人合开染坊,不料因化学染料极易褪色而失败。后来,他改用蓝靛旧法,染坊才略有可图,但仍然入不敷出,债台高筑。为了生计,韩槐準选择了一条与当时大多数文昌人相同的路径——下南洋。1915 年,他将染坊交给胞弟韩植準经营,自己跟随族侄韩衍元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。

初到新加坡,人地生疏,韩槐準只得寄住在别人的商铺中。当时,堂兄韩琚準准备出资送他回国,但韩槐準坚决拒绝,并表示任何工作都愿意尝试。于是,韩琚準便介绍他到自己与人合营的树胶园作记账员。树胶园远在吉利门岛的武叻港,条件也很艰苦。初去时,韩槐準月薪只有 8 元,树胶园里只管饭不管菜,但割胶工人每月收入却有六七十元。一个读书识字的记账员反不如目不识丁的工人,这对韩槐準是一个不小的刺激。于是,他发奋学习割胶技术,既当记账员又兼割胶工人,每个月能挣下七八十元。他省吃俭用,不出两年就把文昌老家的债务都还清了,还有了一笔不小的存款。
随后,颇具生意头脑的韩槐準将存款悉数参股德国神农药房股份,并告别割胶刀留在药房工作。当时,药房开出的月薪是两百元。此时,韩槐準在新加坡的生活才算稳定下来。

一生志趣的转折点

韩槐準自幼好学,兴趣广泛。自从在药房工作后,他便孜孜不倦地阅读化学书籍,为日后的瓷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在《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》论文中,韩槐準这样回忆起与古代瓷器的结缘,“1933 年我在药房当徒工时,有一外国人向我询问,关于我国《本草》上的苏木,英文如何写法?我虽然做了答复,但他对于我国历史记载的原产地提出问题。因此,我才开始阅读我国和南洋关系的历史。”
“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”。从文献记载中,韩槐準得知我国古代陶瓷曾大量输往南洋,于是进一步研究起我国古代外销南洋的陶瓷。打开这扇鲜为人知的奇妙大门后,韩槐準从此确定了毕生要从事的研究目标——中国古外销瓷。由于在文昌有过开染坊的经验,韩槐準对有机化学染料和无机化学染料的认识,使他从彩料加热后所起的化学变化和风化程度,以及从外国釉



韩槐準(1892—1970),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凤鸣村人。韩槐準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种植专家,也是对祖国有特殊贡献的爱国华侨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将数十年在南洋所搜集之陶瓷国宝捐赠故宫博物院,1962 年春举家回国。

料传入中国年代的先后,便能准确地鉴定一件陶瓷古董制造的年代。新加坡历史学家许云樵说:“用这样的纯科学的客观方法来鉴别瓷器,在华人中韩先生是首创者。”
此前,我国的收藏家、古董商对古代瓷器的真伪鉴别,往往凭借观摩经验,而非科学根据。因此,韩槐準的学说一出,便引起中外收藏界的震惊。1952 年,韩槐準经推荐加入“伦敦东方陶瓷学会”,先后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陶瓷研究的论文。其中,仅发表在《南洋学报》的就有 16 篇之多,并结集为《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》一书,成为南洋一带公认的陶瓷研究权威。凡到东方来研究中国陶瓷的欧美考古家和收藏家,都会先去拜会韩槐準。
侨居新加坡多年,目睹中国古陶瓷不断流失的情景,韩槐準曾愤慨地说,“此遗留在南洋群岛的我国文化遗物,尽被外人搜刮而去,而我国几乎无有,此亦国家之一玷。”于是,他借在药房工作业务旅行之便,到东南亚各国搜集古代中国运销在外的陶瓷。许云樵在《追悼韩槐準先生》一文回忆:“我有时也和他一同到旧柔佛、泽光岛等地去作考古旅行,在那里,即使有破损的陶瓷,甚至是碎片,他都小心搜集,加以考证并编号登记。有时为了一片碎瓷器,他翻检群书,直至查出它的底细。”
就像沙里淘金,韩槐準常常在浩如烟海的史书甚至笔记小说中,寻求关于陶瓷研究的资料和线索。他生平论著颇丰,其论著《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》开创了我国古外销瓷研究的先河。许云樵赞道,“我益发觉得他的治学精神,值得赞扬,不但能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相比拟,甚至更胜一筹,简直可以和天才数学家华罗庚相媲美。”
(下转 B11 版)



初到南洋的韩槐準



韩槐準(右)和许云樵合影于愚趣园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王凯翻拍